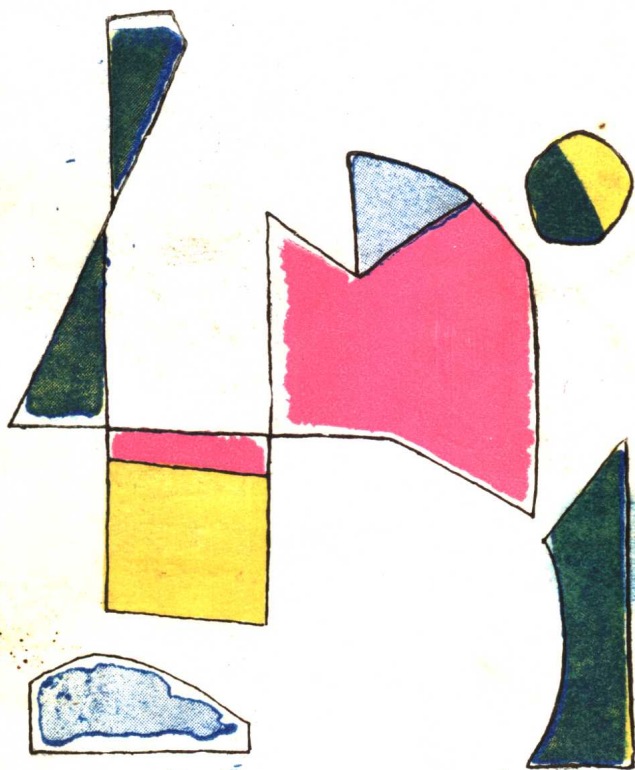


巨鸟

JU NIAO

未央 著

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巨 鸟

未央 著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巨 鸟

朱 央 著

责任编辑：王正湘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

(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)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市银都教育印刷厂印刷

1989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9.25 插页：2

字数：191,000 印数：1—4,100

ISBN7—5404—0389—6

I·313 定价：2.80元



李笑

1988.4



目 录

游 子	1
会议与爱情	27
巨 鸟	38
冰 雹	60
余 兴	84
昨天的信	96
岭嫂探亲	151
春 迟	133
喷香的松林	151
云淡风轻	239

游 子

一张单人木板床上躺两条汉子，实在太挤。弟弟在那头打鼾，睡得香。这小子四仰八叉，占去大半边地盘。李光祖只得侧躺着，一只脚伸出床沿。床架已松，稍一动弹便连同楼板发出吱吱响声，似乎要垮下去。楼顶很低，只有一扇半张报纸大的窗户，闷热得如同蒸笼。空气中弥漫着汗酸和霉臭相混杂的味儿，使人窒息。什么时间了，他懒得看表，什么时间都一样，反正睡不着。

他本来可以住得舒服，体改委黄主任热情请他去宾馆，他没去。在回家的短短几天，他要尽量和亲人在一起。这种简陋的生活，他不是没有过。从出生到读大学，自己早已习以为常。出国几年，虽然过惯了另一种生活，可从来没有忘记在家的日子，认为自己是不会变得娇贵的。然而，却毕竟是娇贵了。腿上好象有什么小虫在爬，是虱子吗？这东西久违了，不会有吧。可能是臭虫，不，是蚂蚁。白天，他看见窗户上许多

蚂蚁爬进爬出。一束微弱的黄光象一小块布挂在窗口，那是巷子里的路灯发出来的。快点天亮吧，今天有多少事要办啊！

一个月的假期过得好快，要办的事总算基本办妥。人瘦了吗，怎能不瘦。无日无夜，寝食难安，真是一场乱仗。刚回来的时候，他没有把握，知道要办成一件事很不容易。但终于有了结果，这与其说是奋斗而来，不如说是机缘所赐。机缘，人生中不可多得又不可少有的东西，越来越重要了。奇怪的是，他是一个经常受到机缘光顾的角色，这不能不是一种幸运。因此，他的信心越来越足，胆量越来越大。对他来说，似乎世界上没有办不成的事。“山重水复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”，他喜欢这两句古诗。有多少次，眼看已走投无路，又忽地绝处逢生。如这次为父母办城市户口，费尽九牛二虎之力，本来已绝望。突然认识了黄主任，事情又有了转机。并且连长期转不了正的弟弟，也弄到了招工指标。最使人感到机缘的重要性的，莫过于一个人的婚姻大事了。“无缘当面错过，有缘千里相逢”，“千里姻缘一线牵”，这是人们常说的俗语，李光祖颇为相信。他三十三、四了，尚未婚配。身高一米六九，五官不难看，为人热情随和，留学国外五年，现任职于联合国欧洲办事处。这样的条件，应该容易找到爱人，可就是没找到。算起来，从大学四年级起，恋爱似乎没有断过。相好的姑娘，大约也有四、五个。有的热恋一两年，有的相识个把月。也不知是什么原因，是谁的责任，终于没成功。对了，还和荷兰的一个姑娘混了一阵子，是人家主动，主动来找他，后来又主动走了。那个大学是这种风气。他激动了一阵，亲热了一阵。后来就储存到记忆中去了。

这次回家不久，遇到了一个初中时的同学，多年不见，十分热情。老同学说他已留职停薪，做个体企业家，办的什么企业，他没有说。穿着打扮，不亚于多年在国外的李光祖。企业家听说老同学还没有结婚，大为感叹，马上介绍了一位聪明大方的姑娘。这姑娘虽不是正规大学生，却也电大毕了业，并且粗通英语，说话、待人毫不做作。这一点，使李光祖很动心。他不喜欢看化了装的姑娘，那使人产生无生命的模特儿的感觉。老同学介绍的这位姑娘朴实、坦率，象一池清水，决不会对你隐藏什么秘密。两个人的感情以理智的方式进行，发展很快。他们的约会不是专门谈情说爱，主要是商洽一些具体事情。双方的目的都很一致而明确：男方将女方带到国外去。李光祖经过一番努力，以最快的速度为姑娘办好了出国手续，拿到了签证。姑娘辞掉商店的工作，紧张地准备起来，他们就要双双飞去。解决了个人问题，就了却一件大事，自己可以专心搞事业，兄弟、朋友也都放心了。

迷糊中，李光祖睁开眼睛，窗口一片曙色。天亮前，终于睡过去了。弟弟早已起床，他仰卧在床板上，伸开四肢，让委屈了一夜的身子舒畅一阵。窗外人声嘈杂，下面是一个菜场。李光祖到楼下自来水龙头下洗漱后，穿过菜场去公共厕所。这是一件令人生畏的小事。厕所里，没有间隔的便孔密密挤在一排，处处是污水秽物，无法下脚。有时还得站队等候一会才能轮上。多年来，他已不习惯当着众人解手，蹲着如坐针毡。而那些邻座的诸公，谈笑风生，吞云吐雾，高声咳嗽，大口吐痰。好似西方喝咖啡时的轻松。他想起国外一些乡间的厕所，那么

干净，那么安静，池子上没有污垢，冲水那么自如。他们是把厕所看得如同餐厅一样重要。走出厕所，李光祖往一家个体饮食店吃粉，这些天他一直在这里早餐。粉的味道不错，不比牛奶面包差。弟弟在旁边国营菜场卖菜，他摊子上的西红柿又小又不新鲜，蔬菜象一把乱草。大嫂们不来光顾，都去买个体菜农的货。弟弟靠在摊板前，望着哥哥津津有味地吃粉。每天都是这样，一直望着他把粉吃完，目送他离开。李光祖一抹嘴去赶刚刚开来的公共汽车，他得抓紧每一分钟。

二

第一站是派出所，取父母的户口接受证。

父母已是垂暮之年，为儿女辛劳了一辈子。两老一直和乡下的哥哥住在一起。哥哥是个只晓得玩泥巴的农民，又不善于计划生育。嘴多劳力少，是全村的困难户。多亏李光祖的接济，求得一个温饱。父母钟爱儿孙，好吃的让给他们，用的穿的也只顾他们。还要帮着种菜、喂猪，过得很苦。李光祖可怜父母，想把两老迁到城里来，度一个安适的晚年。为此他已奋斗两个假期，破费了一些财礼。城市人口必需严格控制，这是一项国策。每年只有极少的指标，照顾那些政策规定可予迁入的人。李光祖的父母在乡下有儿女，不能往城里靠。但知情人说，政策有一定灵活性，只要舍得花力气，不可能的事也可成为可能的事。他长期在国外，算得上半个华侨或半个外国人，这方面做点文章，也许能行。前年春节后，李光祖打去第一个报告，

如石沉大海。送上两条三五牌香烟，答应研究研究。研究结果，两个老人乡下有儿女，又不是真的侨眷，不好解决。但报告并没有退回。知情人说，有门，便送上一段进口衣料。不久传下话来，可作特殊情况考虑。这就不能着急，要耐心等待。排队的人很多，不能抢在别人前面。李光祖没有等到消息又出国了。

一年时间里，弟弟常往派出所跑，他们有时说快了，有时说还早。知情人去摸底，得到一个暗示：带个彩电来，外国彩电便宜。象国内买个半导体收音机一样，几包烟钱罢了。其实，李光祖并不象人们想象的那样富有和万能。这些年，他为父母、哥哥、弟弟、妹妹们购置几大件，把积攒下来的一点外汇花得差不多了。自己倒是一大件也没有。还有一些叔姑舅姨、同学好友向他讨这些东西，他不忍心一一回绝，总想日后会慢慢弄到。现在，既然关系到父母的城市户口，他怎能吝啬。说真的，如果一台彩电能换来两个人的城市户口，要价还不算太高。他决定把已答应给小黄的那台夏普十八时先拿来应急。小黄是准备在举行婚礼那天摆在组合柜里的。有办法，把弟弟的那台弄出摆一摆就是了。小黄开通，不会有情绪。夏普十八时送上去后，许诺一个月内解决。李光祖以为大事已定，便匆匆离去。可是一个月过去了，弟弟跑了几次，只是那句话：不要急！几个月过去了，仍是那句话：不要急！知情人又去从旁打听，意思十分明确：请他带个冰箱回来，“买”。弟弟给李光祖写信，通报这一情况。李光祖如挨了一闷棍，郁郁寡欢了几天。个把冰箱，他还是有办法的，只是心里涌起了一股莫名的屈辱感。这是在欺侮他，戏耍他。不，是滑稽，是悲哀！他给弟弟回信：

弄不到冰箱，他快要休假了，回家后再说。李光祖不想再去求告，实在不行，就进行第二方案。给父母在农村起两间房子，让他们与哥哥分开住。虽然没有城里方便，也还可以把条件弄好一点。李光祖这次回家后，知情人向他谈起冰箱，他说没办法。知情人说，这次是“买”，给钱。李光祖说，买也没有。他到派出所问户口事，人家很客气地接见了，告诉他，申请报告已有八百七十六份，他的报告排在五百三十二位。本派出所每年只分配十一个指标。就是这么个情况。李光祖没有再说什么，立即告辞了。他已不再抱希望，准备在乡下盖房。

这一个月，他和黄主任混熟了，黄主任真心诚意问他有什么困难，他说起父母户口事。当然，他并没讲送过多少礼，这没意思。他只是说，国内办事为什么这样难？迁个户口难于上青天。黄主任沉吟一会：“办事效率就是这么低，怎么搞现代化！你再写个报告，我给你去办。”李光祖当即写了报告，只不过是试试，也没抱多大希望。然而，这次却真灵。第三天黄主任就告诉他，准迁证已办好，可到派出所去拿。今早，他吃了一碗粉，匆匆赶来了。

办户口的小窗还没有打开，窗下排了几个人，李光祖接着站在后面。一位姑娘在打电话，吃吃地笑：“……不短，正合适……不长，长了一点儿……要不得，嘻嘻，要不得……特好的……恶心……把我急臭了……嘻嘻……”

“同志，什么时候办户口？小妹子，女同志！”一个老头问。姑娘瞪了一眼，继续打电话。

“小同志，妹子，什么时候办户口？”过了一会，老头又问。

“办户口的没来！”姑娘转过脸大吼一声，又对着话筒嘻嘻笑。

于是大家不断向门外张望。李光祖耐心等着，他计划在这里付出六十分钟。他知道，这里最不值钱的是时间，可别斤斤计较。窗下的队伍仍规矩地排着，准备那小窗随时打开。一个小时过去了，又过了半小时，又过去了半小时。整齐的队伍散漫了，有的跑出门外张望，有的焦灼地徘徊。一个老太太走了，小声嘀咕着。李光祖看看表，拿不定主意等还是不等。这时，楼梯响了。

“来了！来了！”有人一声喊，人们赶紧排好队。

李光祖望去，是那位办户口的小伙子，他在楼上开会。望着窗口的队伍，他宣布：

“今天学习，停止办公，明天来。”

人们垂头丧气。李光祖正要走，小伙子看见了，微笑着来到他面前：

“两位老人的户口办好，一上班就派人给你送去了。你看，你还跑来了。”

“谢谢，谢谢！”李光祖紧紧握着小伙子的手。

旁边的人高兴地看着，似乎自己的事也有了希望。

三

时间表打乱了，现在去哪里？

九点告辞张书记，十点看房子，十一点约会，这是原来的

安排。现在已是十点过五分，只能赶去看房子了。看完房子再去向张书记辞行，乘他回家吃午饭，也许能见着。李光祖登上公共汽车，过了两站，下车走进一小条巷。他托人在这里找到两间出售的民房，准备父母迁来后居住。他的要求是，不能太偏僻，附近要有菜场、自来水、粮店、煤店、厕所、电影院、医院、公共汽车站。这两间房符合这些要求。虽然有些破旧，修理一番会变个样。只是要价很高，差不多要花去他所有的积蓄。

“这里闹中取静，柴方水便，你到哪里去找？”卖主说。

“老人住在这里最舒服，是安度晚年的好地方。”介绍人说。

“价钱太高了。”李光祖显出犹豫的样子。

“现在都是这个价，我要放到明年卖，起码翻一番。”卖主说。

“如今钱不值钱。”介绍人说。

“减一点。”李光祖说。

“你有钱，嘿嘿，你有钱。”卖主笑笑。

“有钱也要花得值得。”介绍人说。

“给兑换卷，打九折，交个朋友。”卖主说。

李光祖决定买下这两间房，他没有时间再去寻找了。这是第三次托人，好不容易。现在有钱的人多，几十万，百把万的户不稀罕。他们花起钱来比他大方。前两次找到的房子，都是在快成交时被人家出大价钱抢走了。他没想到买两间房要这么多钱，不禁有一种被敲了竹杠的感觉。不过，心里还是高兴，这件事终于办成了。

现在要马上去张书记家，张书记的家在哪里？李光祖听黄

主任说过，就在市委大院里，到那里再打听吧。他和张书记并没有打多少交道，但却对他有很好的印象。那一次，李光祖应黄主任之请，给干部们做国外经济管理的报告。他是学这一行的，在国外呆了多年，这方面的情况比较熟悉。他讲得大胆、具体、生动，有说服力。听众们报以热烈的掌声。报告结束后黄主任把坐在前排的一位干部带到李光祖面前：“这是市委张书记。”张书记四十上下，穿得很随便，热情地握着李光祖的手：“谢谢你，使人大开眼界。”接着，体改委设便宴招待李光祖，张书记和黄主任出席。张书记和李光祖谈得很投机，谈到国内经济改革，李光祖把他在报告会上讲的某些观点，更开放地阐述了一番。他说，他不赞成价格搞双轨制，计划价格和议价，犹抱琵琶半遮面，不符合市场规律。这种双重价格的“空档”靠指令性计划和行政权力来填补，不仅阻碍经济发展，而且是以权谋私的温床。象钢材、化肥，有权者舞弊，无权者哄抢。如果完全把价格放开，由市场调节，就不会出这些问题。李光祖又说，我们的工资制度还是大锅饭，没有完全体现按劳分配的原则。我们工人的工资低，企业太吝啬。发达国家工人平均小时工资是中国的百倍。中国工人的积极性调动不起来。应该开放劳动市场，放开工资控制，让市场来调节工资水平。张书记对李光祖的宏论报以微笑，不点头也不摇头。黄主任在一旁似听未听，忙着劝菜。他夹起一大块清炖甲鱼放在李光祖碗里，说：

“水鱼最贵时涨到二十元一斤，我们没去管，现在跌到八元钱一斤了。”

“还要跌。”一位胖子边啃水鱼边说。

“不会跌了。”另一位干部说。

“会跌！”胖子坚持。

这次便宴上，张书记提出要聘请李光祖为市体改委的顾问。这本是黄主任的意思，由张书记提出，以表郑重。李光祖说，他常年在外，不能做什么具体事，婉言谢绝。黄主任说，就是想有一个常在外面的人，以便迅速得到信息，开通思路。盛情难却，李光祖只好应聘。

市委宿舍在办公楼的后面，李光祖东张西望，想找人打听。

“光祖同志！”一辆小车忽地刹住，张书记从里面钻出来，扬手招呼。

“张书记，我要走了。这次回来，多蒙领导关心，非常感谢！”李光祖紧握张书记的手。

“你给了我们很大帮助，我们很感谢。走，到我家里去。”

“不打扰了。”

“坐一坐，坐一坐。”张书记拉着李光祖上楼。

书记的房子不大，三室一厅或是四室一厅。厅里摆一套简易沙发，几把木椅。墙角一台电视机，十四吋。冰箱很小，似乎是国货。吊扇转动着，吱吱地响。地上的瓷砖镶得花里花梢，粘了不少污迹。一股煤烟涌进纱窗，发出刺鼻的气味。

“喝点水。”张书记从冰箱里取出一个可口可乐大瓶，倒出一杯浅绿色的冰水，送给李光祖。他喝了一口，不太凉，有香精的涩味。

“要办的事都办了吗？”张书记问。

“办好了。”李光祖说。

“还有什么困难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听老黄说，你们准备到外面去举行婚礼，可惜喝不到你们的喜酒了。”

“谢谢你的关心。”

“早该成家了。听说外国人现在都不想结婚，那是他们的风气，我们还是老传统。”

“我的兄弟姊妹都有了孩子，我是老落后，爹妈都要骂我了。”

“是呀，你这个孝子，就这方面不合格。”张书记笑道。

李光祖站起来要走，张书记拉住他。

“看着要吃饭了，能让你走吗？”

“我有事。”

“吃饭了，有什么事？”

“我……约了女朋友。”李光祖只得实说。

“呵，那就没法了，不能误了你的大事。”张书记送李光祖到楼下，依依不舍。

正值人流高峰，李光祖挤不上车，在一边等待。急什么，反正已过了和小林约会的时间。她会等他的，她知道他今天有很多事。

张书记这个百万人口的首脑，竟然只有那种水平的生活条件，李光祖颇为感慨。他想起莱茵河畔一家农户，那花园似的院子，宽敞精致的楼房，自动控温的空调、地毯和时髦家具……

那年暑假，他学着人家背着背包独自旅游。一种不花多少钱的旅游，露天过夜或借宿民家，啃面包、搭便车。许多大学生都这样干，虽有些不雅，却也自得其乐。他就用这个办法，差不多走了半个欧洲。他记得莱茵河畔的那个农家，那晚他睡在他们楼上的一间卧室里，松软的羽绒枕头，洁白的床单。从窗口望出去，一片玫瑰花。远处，古老的风车缓缓转动，那是供游人观赏的。主人不仅免费招待住宿，还请他吃了晚餐和早餐。他们的农民住得如此舒服，令人赞叹。不，拿我们的市委书记去和人家的农民相比，不伦不类，不应该。

四

小林没有在餐馆等他，他楼上楼下找遍，不见她的影子。约会的时间已经过了一个小时，她当然不能再等。她一定生气了。

李光祖要了一盘青椒肉丝和一碗蛋汤，坐在角落里吃饭。边吃边休息，下午还要作一场报告。

和小林的这件婚事是闪电式的。相识二十来天，即由见面、恋爱、提婚直到订婚。虽说是别人介绍，两人却情投意合。是不是太匆忙了？李光祖自问。他不得不承认，多少带有完成任务的心情。人生的一大任务，怎么能不重视呢？在这以前，李光祖有过几次恋爱，当时很少想到婚姻，一味沉迷于感情之中。时光匆匆过去，这才感到了问题的紧迫。

初恋发生在大学时代。最后一个学期，班里的男女同学肆